

穿越莽原的霧

夜色中充滿赤紅色的火光，影子重重交錯。

幾個獵人圍在部落中心的麻達大屋之前，手拿獵刀、弓箭和三叉戟，圍著一個男人，那個人頭戴八色羽冠，昂首站在中間。八色羽冠是只有首領才能配戴的頭飾，首領身後也站著幾個人，兩邊的人群都架著獵刀戒備。

氣氛緊張，領頭包圍的獵人眯起眼睛，他的左胸上有大片的飛鳥紋，代表著奔跑快如飛鳥，而他的右肩有四道粗黑的網紋，那是與黑熊搏鬥才會有的痕跡，最重要的是他的手臂刺著兩個栩栩如生的人頭，表示他是擊殺過敵人的部落勇士。

四周只有火神燃燒的聲音，直到有著飛鳥紋的獵人大喊一聲，一道飛箭快如閃電射出，好幾把獵刀也同時揮出，剎時間整個部落都是血的味道。火花煙散，血霧濃厚，壟罩著月色朦朧的他里霧。

◆山谷的霧

嗎喧緩緩睜開沉重的眼皮，發現山谷中霧氣繚繞，像是太陽最盛的時候睡了一場冗長午覺之後才掙扎轉醒的迷茫感，空氣中有河水和山林的濕潤味道，一下子她分不清楚自己在哪裡，上一個夢是在吵雜的部落裡，更上一個夢是在路上奔跑，她還可以感受到小腿盡力奔跑後的緊繃。

身後是一塊平整的岩石，那是太陽曬過之後漸漸轉涼的溫度，空氣中的水霧是山的味道，四周是流水聲，嘈雜蓋過山林的鳥叫蟲鳴，使她一時分辨不出來自己在哪裡。嗎喧原本是在路上的，她記得他們背著大尖山，往河的盡頭奔跑，那不是山谷的方向。

嗎喧用力抹了一把臉，撐起身子。這才發現有個人坐在附近，她與她的影子不會重疊，剛好是可以說話的距離。昏昏沉沉中，她感覺自己剛從惡夢的泥沼中掙扎醒來，那個人就坐在旁邊，應該會拉住她。

「我...怎麼了？」

「你看到什麼？」

聲音是老婦人的樣子，像是部落裡的祖母說話。嗎喧聽不出來是誰的聲音，她應該要認識的，她抬頭朝聲音的方向看過去，但是仍然霧氣模糊。

「我不知道，我為什麼在這裡？」

「你看到什麼？」聲音只是問：「你的夢，你看到什麼？」

嗎喧揉了揉雙眼，漸漸看清楚了那個人，首先是夕陽顏色的眼睛，像快熄滅的火焰，然後才看到編貝項鍊，以及上衣的達戈紋，那個毛色是噠嚨家的獵犬才有的顏色，那是像雲豹的斑紋。噠嚨的祖母已經不在了，但他有個姑姑，離開他里霧很久了，所有的麻達少年都沒有印象了，但是她的名字還是偶爾出現在部落裡，他們說她聽得懂最多鳥鳴，名字是火的意思。

「你是...喇佈阿媽嗎？」

老婦人露出一絲微笑，好像帶著讚許，但是隨即又變成一條線，繼續問：「你在你的夢看到什麼？霧消失得很快。」

「我看到霧，跟我的名字一樣，我跑步，跑過很長很長的霧。」嗎暄坐著，用力回想剛剛看到的畫面。他們在跑步，麻達少年們在太陽落下之前比賽誰跑的最遠，她的獵犬咿吧也一起，但是咿吧沒有在這裡，其他麻達少年也沒有，只有她穿越了霧。

「跑過霧之後，就在部落了。」

「哪個部落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不是他里霧，又好像他里霧，麻達大屋不一樣，茅草是新的。」

「麻達屋的苧麻繩，有多少個結？」

「什麼？」嗎暄不懂她為什麼這麼問，只知道麻達少年離開家屋去住的那個房子，部落的大人們不讓她去住，因為她不是麻達，但她總是會跑去，做所有麻達一樣的事情，跑步、遊戲、蓋房子，替大人們去五條河以外的部落交換東西。住在麻達屋的人，每次刺桐花開，就要在門口垂吊的苧麻繩，新結一個繩結，然後用搗碎的紅花染色裝飾。

「麻達屋的苧麻繩，有多少個紅色結？」

喇哖的問題總是一次又一次，一定要她說出東西來，嗎暄的頭裡面還是泥沼，只能繼續用力地想。

「我不知道，我沒看到，人太多了，大家舉著火把，都是紅色火焰的影子。」

「誰在那裡？」

「他們都是獵人，帶著獵刀和長標，那是要去打獵才穿的衣服，沒有認識的人，我沒看過那些人，他里霧沒有，我去過的部落都沒有。」

「還有誰？」

「首領？他們圍住首領，我不認識的首領，他頭上有八色羽冠。」嗎暄想起夢裡的顏色，都是紅色的，她邊回想邊繼續說：「都是紅色的，霧也是紅色的，有一個左胸有紅飛鳥刺青的獵人，他的刀子是很亮的黑色，砍進去首領的脖子裡，血噴出來了，他們大吼大叫，更多的血，霧也越來越濃，最後我就在這裡醒來了。」

嗎暄一口氣說完，喇哖沒有再說什麼，陷入沉思。

天很快就黑了，喇哖要嗎暄留下住一晚，帶著她走過蜿蜒小路，來到一個石壁的大縫隙，有一小間茅草搭建的家屋，是他里霧的樣式。

喇哖弄醒家屋中間的篝火，燒了一竹管的水，嗎暄牙齒打顫中漸漸醒來，找到自己的身體和腦袋，喝了一竹筒裡的水之後，嗎暄才感到自己終於脫離泥沼，可以好好地想事情了。

「我剛剛是怎麼了？你知道吧？他們說喇哖是他里霧最好的鳥占，知道山林的好壞，還可以看到下一個花開之後的事情。」

喇哖看著升起的火煙，說：「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看到什麼。」

「我說完了吧，很多血和火，有人死了，很多人死了。」

「還不夠，你要學會看到旁邊的東西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喇哖沒有回應，嗎暄不懂，為什麼她突然咄咄逼人，又突然什麼都不說了。

「你會教我嗎？教我怎麼看到旁邊的東西？」

喇哖抬眼看向她，慢慢地說：「我會教你的，他里霧的嗎喧，你是霧，你要自己穿越那些霧，有一天你會知道的。」

嗎喧和她對視，好像看著很深很遠的山洞，嗎喧一下就避開了。

喇哖拿了一條達戈布給她，只說：「先睡吧，天亮的時候，我們去大湖。」

喇哖走進家屋深處，消失了人影，而嗎喧將自己裹進布裡，最後躺了下來。達戈布有著老婦人的氣味，帶著山林霧氣和火焰煙灰的味道，還有老人的味道，嗎喧沒有阿母和祖母，她並不熟悉這樣的味道，她只有姑母，但她沒有織布，她是獵人，有自己的家屋，但會時常帶著鹿肉來看望她。

嗎喧很小的時候就繼承阿母的家屋，因為一場疫病帶走阿爸和阿母，那間家屋只剩下她一人，還好同樣那時候，她在風暴中撿到一隻毛色純黑的小狗，取名為咿吧，那是數字四的意思，因為在阿爸、阿母、嗎喧之後，咿吧這座家屋的第四個主人。咿吧和她一起長大，一起奔跑，一起睡去。她好久沒有自己一人睡在家屋裡面了。

火光漸漸變小，嗎喧也漸漸睡去。

她做了一個夢，不像上個夢那樣壓迫而真實，這個夢像是飄散在空中，抓不到，但使人微笑。刺桐花開的時候，她最好的朋友嘛哩來給她唱歌，她會和嘛哩牽手，住進她的家屋裡，大家會一起幫她翻修新的茅草，她會給咿吧佈置一個舒適的窩，牠就在那兒發出鼾聲午睡。他們不會像部落有些人家活得那麼辛苦，嘛哩的弓箭跟風一項快速準確，而她聽得懂一些鳥鳴，知道哪裡有鹿。她的家屋會很熱鬧。

天光微亮，天邊的紅星還沒落下，嗎喧就被山林的鳥叫聲喚醒，喇哖已經在門口等她

了。他們穿越林山小路，喇哖一直走著，非常熟悉路的每次轉彎，嘛喧緊跟著。穿越一座山頭和兩道河谷，最後他們來到一座大湖，湖面霧氣繚繞，映著大尖山的倒影，湖畔有白色的巨大麻竹叢生，湖水十分清澈。嗎喧知道這是霧中大湖，他里霧的孩子都聽過這座大湖，祖靈之霧聚集的地方。往大湖的入口有一座鯨魚骨頭搭起來的大門，那是比祖靈之霧更古老的骨頭，海底的巨獸最終成為山林，這裡也將通往沒有人知道的地方。

「進去水裡，撿起裡面的玉石。」

嗎喧來不及反駁，一把手將她推向大湖，她只好順勢跳下。

湖水冰冷，水中可以看見魚群和沉入水底的竹子，她游向最底部，看到一顆玉石，那是只有大尖山後面、要走個五個太陽日才會到達的遙遠地方，才有的珍貴玉石，需要好多鹿皮和消息才能交換到的玉石。她伸手抓住眼前那一顆玉石，觸碰的瞬間，她感到一股小風暴竄進她的身體，因此吐出了一串水泡，水泡緩緩上升到光影錯動的湖面。

嗎喧冒出水面的瞬間，打顫了一下，突然知曉那是個預知的占卜之夢，她不認得那些人，那些房子，因為那是在未來，還沒有發生的背叛。

嗎喧將玉石遞給喇哖，老婦人沒有接，只是說：「我們要做好準備。」

霧氣繚繞，喇哖的眼睛有火光，她的眼睛像是知道了所有事情。

那顆玉石有著樟樹抽出新生葉子的新綠色，嗎喧獨自帶著玉石下山，到可以望見雙生大樹的地方時，她就聽見咿吧的聲音，那是他里霧最優秀的獵犬，她對著山林呼叫回應，聲音傳不了那麼遠，但是山林的鳥會為她傳遞，一個來自山林的人類混亂呼叫。

太陽升到了最頂，陽光落在平原之上，嗎喧看到她的夥伴迎面跑來，那一隻毛色純黑的獵犬，兩隻短耳朵貼著頭頂聳立，身形健壯，像是俯衝的鷹鳥，穿越莽原的草叢和樹枝，向她奔來。嗎喧看著，想著咿吧小時候進行剪耳，是她模仿許多獵人的樣子，由她自己親自做的，她告訴咿吧，要成為勇敢的獵犬，必須一開始就剪去自己脆弱的地方，才不會被對手傷害。所以嗎喧沒有穿耳，反而剪去了一小部分耳垂，她要感受咿吧剪耳的感覺，也使她和部落的其他孩子格格不入，穿大耳垂代表著勇敢，越多裝飾則越富麗。

咿吧撲到她懷裡舔舐時，她想起一些細節，充滿火光的畫面裡沒有獵犬，這不常見，獵犬通常跟著獵人一起生活，都會待在附近，並不會離開太遠，也沒有聲響。為什麼呢？那些獵犬呢？

「咿吧，我去了霧裡，很遠很遠的地方。」嗎喧摩娑著咿吧的頭頂與下巴，一邊說：「我看到同一個部落的人互相打獵，有火焰也有血，都是紅色的，為什麼呢？」

咿吧在她身上嗅了嗅，發現了放在她腰上鹿皮袋裡的玉石，那是新的東西，還沒有嗎喧的味道。

「這是穿越霧的禮物。」嗎喧蓋上鹿皮袋，玉石是珍貴的東西，山林如此開放，沒有人會隨意顯露。

嗎喧起身，重新綁緊腰上的鹿皮束帶，咿吧開心地吠了一聲，這是要開始奔跑的準備。

「走吧，回家。」

陽光之下，莽原之上，嗎喧和咿吧開始奔跑，青綠的光影打在他們倆身上，沿途的樟樹冒出新生的嫩葉。



圖 1 他里霧的嗎喧與咿吧

◆莽原的霧

剛進入部落已經是太陽到海邊的時候，經過瞭望竹台時，嗎喧就被噠噠叫住。

嗎喧還來不及問喇嘛的事情，先看到她的朋友渾身是傷，咿吧已經上前搭上前腳打招呼。

「你去了哪？」噠噠摸了摸咿吧，說道：「我們在界河遇到一群鹿和斗六門的麻達少年，就快要跑過河水到他里霧這邊的河岸了，斗六門的鳥占喊叫了，把那群鹿搶走了。嘛哩很生氣，抓住鹿腿拖到界河裡，我們打起來了。你錯過了全部。」

嗎喧看著他的朋友，噠噠家族以訓練獵犬聞名，他可以調教兇惡的獵犬，但不適合打架，臉上青一塊紫一塊，穿耳的小鐵管也被扯掉了。

「難怪窩在這裡，天黑之前不敢進去了吧。」嗎喧沒說出的是大家看到他這模樣，會成為他里霧流傳的笑話，他也難去別人的家屋唱歌，更別說在他里霧找到牽手了。

「你別笑，就差你一個，我們就打贏了。」

「那鹿呢？」

「被水沖走了。」

嗎喧嘖了一聲，噠噠自己忍不住笑了聲音，嗎喧也笑了出來，咿吧感受到兩人開心的情緒，搖著尾巴繞圈。

「好了好了。」噠噠指著瞭望台，說：「嘛哩一定也看到你了。」

嗎喧點點頭，她知道嘛哩的脾氣，常常躲到瞭望台自己一個人生悶氣。

「咿吧。」嗎喧蹲下身來搔搔咿吧的下巴，說道：「我上去看看，等一下就回來。」

嗎喧和噠噠對看了一眼，噠噠點點頭，嘴巴發出一聲啜響，招呼咿吧奔跑遊戲。嗎喧則是爬上了瞭望台的竹梯，他里霧這個面向大尖山的瞭望台幾乎像雙生樹那樣高，天氣好的時候，還可以清楚看到山腳上的鹿群。

「你去了哪？」嗎喧剛上來平台，嘛哩的聲音就先到了，那是生氣的聲音。

嘛哩還不到成為獵人或是成家的年紀，但是跟著獵人出去圍捕鹿群很多次，他是他里霧最意氣風發的麻達少年，大家都覺得他會成為獵人，成為首領。此時的嘛哩靠在瞭望台的角落，沒有那麼閃亮了，但是還帶著他的傲氣，瞪著地板一聲不響。

嗎喧翻身進入平台，先是盤坐在入口，沒有靠近嘛哩，慢慢地說：「霧中大湖，還有大尖山後面的河谷，霧的地方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跑到那裡了，我們昨天還向著海邊的太陽奔跑。」

鹿皮顏色的太陽光透過竹子牆照在嘛哩的臉上，他的嘴角破了，還留有紅色的血漬。嘛哩是麻達少年裡跑得最快的人，像他的名字，風一樣快，他的耳朵十分好看，穿大的耳垂幾乎沒有傷口結痂，但現在他的青綠色耳飾竹管掉了一支，另一邊耳朵也沾著血漬。

「我在霧中看到了紅色的血，很多人……」

「你現在也看到了。」嘛哩打斷嗎喧的話，用手背抹去嘴角乾掉的血漬，繼續說：「需要你的時候，你總是不在，上次也是。」

「上次是咿吧生病了，而且跟斗六門賽跑的事你也沒先告訴我。」

「他們說你才是他里霧跑最快的麻達。」

「嘛哩我們一起奔跑那麼多次，你總是最先到河口的人。」

「你還和斗六門的人一起奔跑。」

「那次是咿吧先衝過去的，我總不能讓咿吧跟斗六門的獵犬打起來。」

「那個鹿角頭的獵犬？隔著界河，都可以聽到你們的笑聲。」

「夠了嘛哩，那個是刺桐花開前的事情了，我只是和咿吧一起奔跑。」

嘛哩這時才抬頭看她，眼睛裡帶著不甘心，也帶著驕傲。

「他們帶頭的人，就是那個頭戴大鹿角的斗六門麻達。」

「你生氣才搶他們的鹿群嗎？」

「那是我們的鹿群。」

「他們才有鳥占獲得鳥群的消息，是他們先到的吧。」

「因為你不在。」嘛哩的聲音低沉而憤怒。

「為什麼你總是把斗六門的人當敵人呢？老人們都說他里霧和斗六門在大尖山的霧中時候就是兄弟。」

「離開霧中就是兩個人了，我們得先餵飽我們自己。」

「斗六門的人讓你生氣，嘛哩你現在是一隻撞牆的野豬，看看你自己，獵人們可不喜歡生氣的人加入打獵，山神知道就會收走獵物。」

「我生氣你不在。」

嗎喧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道歉我不在。」說完又有些不甘心，又說：「但是我在，你們也不一定會打贏，拿到那頭鹿。」

「你是我的鳥占。」

「我是他里霧的鳥占。」嗎喧有些生氣，她不想屬於別人，就像他想占有那頭鹿，但鹿群是莽原和森林的。

「你不在，連咿吧也不一起獵鹿了。」

「現在連咿吧也是你的了？」

「別再提到那隻狗了，我們在說人的事情。」

嘛哩這句話一出來，嗎喧一下就站起來，她咬緊牙齒，生氣地看著嘛哩，感覺要冒出來火來。

「夠了嘛哩，你就承認你輸了，很難嗎？」

「我沒輸，誰都沒有得到那頭鹿。」

「輸家獵人，你就自己獵鹿吧！」嘛喧吼出這句話，就很快地爬下竹梯離開。

嘛哩也不甘勢弱，在後面大吼：「我去找新的鳥占！」

嗎喧生氣地爬下竹梯，噠噠也聽到了兩個人在吵架大吼，伸手想說點什麼。

嗎喧推開噠噠，跳下竹梯，說：「你就陪那頭野豬撞牆吧。走了，咿吧。」

嗎喧向咿吧招呼一聲，咿吧緊緊跟上，她們就頭也不回走向部落了。嗎喧一邊想著他們兩個人真是知道怎麼激怒對方，竟然說出那樣的話，話語出口就像順流而下的竹筏，不知道會流到哪裡去。

當天晚上，嗎喧生氣地把自己的睡鋪從麻達大屋搬回自己的家屋，而嘛哩和噠噠聽說也沒回麻達大屋，應該就在瞭望台的竹屋過夜。

嗎喧抱著自己的睡鋪，那不過是一張鹿皮和一條達戈紋被子，她也可以這麼躲去山林裡，也許去霧中大湖，她可以在那裡找到平靜。但是她作為鳥占，不用靜下來去聽也知道，雨神的日子快來了，鳥群和飛鼠群都在傳遞這樣的消息，要儲備更多糧食，躲到更深的岩洞和樹洞裡，這次雨神的日子會比以前更長。

嗎喧的家屋在部落邊緣，靠近從大湖留下的母河那個方向，周圍的刺竹蔓生，但沒有完全遮去通往家屋的小路，一定是阿姑幫忙整理的，讓嗎喧隨時可以回來。嗎喧阿姑的家屋就在附近，她是嗎喧在他里霧剩下的血親了，她的名字是咿噠，月亮的意思，總是暗中幫著嗎喧，部落大人的會議上，本來要收回疫病過後剩下的家屋，重新分配給沒有家屋的獵人，但是咿噠幫著嗎喧留下來了。

咿噠說，只要嗎喧開始流血，可以生孩子了，就會有更多血親，這個家屋是她的阿母阿爸留給她的，他里霧失去很好的獵人和織人，還要讓他們的孩子失去家屋嗎？聽說那些大人都垂下雙眼，他們都受過嗎喧阿母阿爸的恩惠。

他里霧的家屋都有一片夯得非常結實的高土堆，然後上面是竹製的家屋，屋頂蓋上長長的茅草垂到地上。嗎喧家屋茅草的陰影下養著一窩小雞，一定是咿噠養的，她總說家屋需要有聲音，才是活的。小雞因為嗎喧和咿吧來到，受到很大的驚擾躲進陰影深處，嗎喧拖出藏在陰影下的竹梯，架上家屋的門，咿吧率先跑了上去，嗎喧跟著。

嗎喧推開家門，一陣潮濕氣味撲來，嗎喧趕緊喚醒家屋中間的爐火，讓家屋充滿火光和暖氣，咿吧許久沒有回來，在家屋四角巡視和留下氣味。嗎喧爬上牆，打開另一個天窗，那是留給月光的小窗。

天色已經暗了下來，月亮從大尖山那裏升起，旁邊有著紅色的星星。

嗎喧想起來了，那個有很多血和獵人的夢，月亮也是從大尖山那裡升起，是很細的彎月，紅色的星星比現在看來還亮。那應該是和現在差不多的時節，雨季快來了，獵人們應該正忙著打獵，儲存獵物和糧食，雨季可能長達一個月。鳥占喇咻會問她更多，月亮在麻達大屋的哪一邊？紅星像月亮一樣亮嗎？其他星星呢？

嗎喧搖搖頭，把夢境推開，她知道現在最重要的是，她要 and 咿吧先把獵物準備好，她們要在這裡度過一整個雨神的日子。

接下來的幾天，她和咿吧在莽原獵到一隻小鹿和一些飛鼠，用獵物換了一袋小米，也在母河捕了一水缸的河魚，足夠度過雨神的日子，以及後面的更多日子。咿吧是非常優秀的獵犬，她們不用靠別人，也可以自己活下去。

那幾天，嘛哩來了一次，似乎想要道歉，卻沒有說出口。嗎喧決定嘛哩不說話，她就不說話。於是嘛哩站在家屋門口一陣子，嗎喧就自己忙著處理鹿肉，掛在家屋的爐火上烘乾。等嗎喧把所有的鹿肉條掛好，嘛哩的人影已經不見了。後來才知道，嘛哩獲得一個部落任務，去五條河以外的部落傳遞消息，要好幾天才回來。

那幾天的早晨，嗎喧拿著阿爸的鐵刻刀，打磨那塊玉石。她還記得，喇咻在大湖與她分別時，慎重地說：「他里霧的嗎喧，在太陽還沒有出來的起霧時刻，用母河的水打磨那塊玉石，把它刻成你想要的樣子，霧神會為你照看，幫你記得。」

照看什麼？記得什麼？嗎喧不知道，她只知道玉石非常珍貴且漂亮，那是必須跨越許多大山才能交換到的寶物，只有特別的人可以獲得玉石，像是首領的牽手、祭祀的巫母。

她的玉石只有半個手掌那樣大，原本形狀就像一隻獵犬，她決定要刻成咿吧在莽原奔跑的樣子，她覺得非常好看，她會留下一個小洞，穿繩掛在脖子上。喇哖說要貼在胸前，讓心跳震動玉石，隱藏，不要被別人看見。

刻好玉石的早晨，大尖山來的陽光照穿玉石，那青綠色的光倒映在地上就是一隻獵犬奔跑的影子，咿吧追著影子玩，嗎喧滿意地將玉石穿過皮繩掛上脖子，涼涼的玉石貼在胸口，逐漸與她的呼吸一致。

「走吧，咿吧，我們要在雨神來之前，好好再跑一次！」

嗎喧再次跑進濃霧之中，跟上次看到血光部落是一樣的霧，這些霧會小小的震動，發出很細的聲響，這一次不一樣的是，咿吧也跟著一起，就在她身邊奔跑。

她們剛剛還在莽原奔跑，穿過一道陽光和樹林陰影，就一起跑進濃霧之中了。

水氣越來越重，咿吧像是在莽原奔跑一樣地往前奔，那是沒有盡全力地奔跑，那是陪著人類奔跑的速度，她們一起穿破濃霧，踏進了水窪裡，發出了叭搭聲響。

但四周的聲響更為巨大，大山發生低鳴，河水和海水發生轟鳴，不知道是白天還是黑夜，遠方有很多亮光，天上是黑的，像是很厚的烏雲遮住了天，但沒有下雨。

嗎喧和咿吧停了下來，咿吧警戒起來，嗎喧看不清楚周圍的樣子，感到非常大的壓迫感，就像沉入河底差點起不來的那次，她感覺自己的呼吸快被抽走。很奇怪，沒有鳥鳴，也沒有山林的聲響。嗎喧慌張地四處張望，終於在昏暗之中看到了大尖山的形狀，前面就是大尖山了，她應該在快要到霧中大湖的山腰上，可以看到雙生樹的地方，但是她什麼都沒有看到。

咿吧吠了一聲，嗎喧回頭看，那邊應該是海的方向，她看到大水淹過莽原的房子，從海的方向，朝大山奔來，那是傳說中風暴神的懲罰。

「咿吧！」嗎喧招呼咿吧往大尖山的方向奔跑。

她們一路用力往山上奔跑，讓樹葉打過臉龐，咿吧以獵犬的姿態快速奔跑，嗎喧從來沒有跑這麼快，直到大水的聲響變小，嗎喧和咿吧才停下腳步喘氣，她們已經快到山頂了。

嗎喧爬上一棵大樹，看到細細的彎月出現在昏暗的天空中，那是大海的方向，而旁邊沒有紅星。

霧氣細碎的聲響再次升起，嗎喧爬下大樹，咿吧已經消失了。

◆雨瀑的霧

「咿吧！」

「咿吧！」

「咿吧！」

黑色的天在旋轉，微微的紫光閃爍，

嗎喧睜開眼，發現自己在那片熟悉的山谷霧氣中，水流聲音又大又響，那是大雨和大水即將來臨的聲音和味道，困在泥濘的人也知道要快點跑。

「咿吧！」

她本能掙開身體的束縛，驚坐起來。

沒有吠聲回應，只有風吹過山林的吵雜聲響和空氣中雨水的味道，宣告風雨即將到來。

「快起來，下山了。」喇佈的聲音帶著慌亂，她穿著結草雨衣，她一定是聽到鳥族帶來的雨神消息。

「你看到咿吧了嗎？黑色的獵犬！」嗎喧用力抓住老婦人的手臂。

「快起來。」喇佈抓住她的手臂，以意想不到的力量拉她起來，然後說道：「祖靈之霧只會把人帶回來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！」嗎喧著急四處查看河谷，發出搜尋的喊叫。

回應她的只有山谷的轟鳴聲，那是大河水即將到來的聲音，嗎喧努力想著，咿吧怎麼不見的，她們並肩在莽原奔跑，一起跑進大霧之中，直到她看清楚天上是黑的，水淹過了房子，咿吧就不見了。

「快走，咿吧不在這裡，只有你回來。」喇佈抓住想得失神的嗎喧離開河谷。

兩人掙扎著爬上山丘時，雨水已經降下，山林很快就會被雨霧壟罩，喇佈將結草雨衣蓋在她身上，嗎喧拉住雨衣，她知道在山林的大雨之中，所有的聲響都會被遮住。

嗎喧回看河谷，河水已經淹過她醒來的地方。

接下來都是雨神的日子了。

嗎喧被困在他里霧的家屋裡，幾次出去開始奔跑的地方尋找咿吧，都被大雨逼回了他里霧，根本聽不到聲響和氣味，她只能向祖靈之霧祈求，咿吧找到一個山洞或是樹洞可以躲避大雨，牠可是最優秀的他里霧獵犬。

另一個讓嗎喧感到煩躁的事，部落會議決定讓喇佈借住在她的家屋裡度過雨神的日子，多麼潮濕而漫長。

「你可以幫我找到咿吧嗎？」

喇佈跪在家屋中央的爐火，向這個家屋的先祖靈魂問候，她抓了一小搓灰燼，揚入小小的火花中。

「你得好好想想你的夢境。」喇佈緩慢地說，一邊打開她的睡鋪，那也是一張鹿皮和一條達戈紋被子。

「我們穿越很長的霧，四周都是大水，天上有烏黑，沒有太陽沒有月亮，也沒有人，我們往大尖山跑，轉頭看莽原的時候，大水已經淹過了房子，濃霧再次來的時候，咿吧就不見了。」嗎喧一邊說，一邊幫她將睡鋪移到房間一角，那是嗎喧祖母以前睡的位置，乾燥陰暗，最為接近家屋靈魂的位置。

「你看到了大水。」喇佈重複確認。

「對，從海上來的大水，聲音很大，地上、天上、還有海的另一邊都有很大的聲音。」

「不是大風暴？」

「沒有風暴，沒有雨，但是天上有很大的烏雲，蓋住了所有可以看到的莽原。」嗎喧看著面前的喇佈，老婦人在昏暗的屋子裡若有所思，眼神也不像她在河谷看到時那樣犀利。

屋外的雨聲持續，下在刺竹林和茅草之上。

「你可以幫我嗎？求求你，咿吧是我的家人。」嗎喧咬著牙不讓眼淚掉下來。

「他里霧的嗎喧，祖靈之霧的安排都是有意義的，祖靈之霧讓你看到的東西、觸摸到的、聞到的、感受到的情緒，還有失去，都是有意義的。」喇哖緩緩地說：「你先好好睡一覺，感受雨聲和玉石，祖靈之霧為你照看，為你記得。」

喇哖用手指觸摸嗎喧的額頭，皮膚粗糙但溫暖，那動作很是溫柔，像一團冷天的火團。那是老人常對兒孫做的祝福動作，願祖靈之霧照看你的靈魂，嗎喧的眼淚流了下來。喇哖的手指移到心口，就在那塊玉石之上，她沒有觸碰玉石，嗎喧知道第二個動作是願祖靈之霧照看你的軀體，她感受玉石回擊她的心跳。

「睡吧，他里霧的嗎喧，到夢裡好好地看見。」

雨聲之中，嗎喧聽見爐火細碎的聲響，聽見另一個家屋裡孩子吃飯的聲響，聽見麻達大屋的幾隻獵犬相互嬉戲，聽見鳥族還有蛙族在遠方喊叫，那是呼喚孩子回巢的聲音，夜裡會有大雨來襲。

雨聲越來越大，也下到嗎喧的夢裡，她又回來了，在那個烏雲壓在天上的時候，她看到自己和咿吧在奔跑，她不在嗎喧的軀體裡，她在霧中看著嗎喧和咿吧，她是霧。

大雨的聲音在四周，但沒有雨滴，那不是從天上落下的，而是河的水聲，莽原上面十多條河流一起躁動的聲音，嗎喧聽過這樣的聲音，那是在風暴神的日子裡，才有這樣的聲響，那時候他里霧毀壞了好幾個家屋。但是，現在的聲響比那時候還要大。

她看到嗎喧和咿吧跑出濃霧，在山腰之上，地上都是水窪和倒塌的樹木，還有嗎喧從沒看過的大船遺骸，大塊的木頭和鐵塊。她看到嗎喧和咿吧往大尖山的方向跑，往上面，更上面的地方，她們快速避過很多木枝，經過了很像是霧中大湖的地方，但已經沒有大湖了，有一些倒塌的房子。她看嗎喧和咿吧停了下來，在大尖山的山腰上，大水的聲音變小了，嗎喧爬上了一棵大茄荃樹，想要看得更遠，咿吧在樹下守候。

濃霧襲來的時候，她聽見咿吧喊叫了一聲，那是遇見陌生人的警戒聲響，就在咿吧跑開的同時，嗎喧從樹上落地，霧在這個時候圍住她，就像獵人在莽原用火圍住鹿群一樣，嗎喧再次被霧帶走。

嗎喧驚醒過來，感到臉頰都是濕漉漉的，她用手背抹了抹眼淚，看到幽暗的家屋裡，喇哖坐在爐火前面的背影，如同她的名字，融入那團火光裡，把濕氣抵擋在外。

「你看到了什麼？」喇哖依舊那樣詢問。

「大山、大河、大水，還有大霧。」

嗎喧已經不想用力回想了，她拉緊達戈紋被子窩成初生小狗的樣子，突然想到這個家屋還有人的時候，她不喜歡聽他里霧的故事，只喜歡聽屋外鳥族傳遞山林的消息，後來沒有人為嗎喧說故事了，她離那些他里霧的歌很遠了，她突然覺得很抱歉。

「可以告訴我嗎？霧怎麼來的？為什麼要帶走阿媽阿爸阿母，還有咿吧？」

「很久很久之前，在母河還未出現之前，有一場大震動和一場大風暴。大震動來自土地之下，生出了許多大山，大尖山也在那個時候出生。然後是大風暴，從天上來的大風暴生出了母河，帶來了更多土地和樹木，而那場大風暴離開時，有一片大霧決定留下來，降臨在大尖山的莽原上成為羅亞人。」

喇哖開始了她的他里霧起源故事時間，不同的阿母總有不同的說故事方式，有些人愛好歌唱，而喇哖用她一貫如家屋爐火緩慢溫暖的語調說著故事。

「我們是留下的大霧，在看得到大山的的地方生活，母河餵養我們，但我們不往大海去，我們來自霧起的地方，最後也要回到濃霧之中。我們和其他人一樣，在莽原奔跑、狩獵、採集、耕田、釀酒、歌唱，學習鳥族和鹿族的話，學習看出山林和雲的預言，成為鳥占。」

「我們和斗六門，原本是霧中的兄弟嗎？」嗎喧問。

「他里霧、斗六門、柴里，當然是霧中的兄弟，我們喝的河水都來自大尖山。」

「那為什麼我們分開了？」

「羅亞人在這裡生活了很久，土地給我們恩賜，人越來越多，但一條河沒辦法養活這麼多人，所以有些家族去往更遠的河，而大尖山和大風暴總會生成新的河水。」喇咻的語氣忽然變得堅定，說：「我的阿嬤，阿嬤的阿嬤都這麼說，孩子你要知道，大霧會散去，大山會成為大河，大河也可能成為大山，我們是留下的大霧，不要生氣山林奪走的，你要看到新生的草。」

嗎喧怔怔靜默，小聲說道：「我不想看到。」

「你看到了，你要學習看到旁邊更多的東西。」喇咻說：「大霧之中，有大風暴的智慧 and 狂暴，被選中的人能夠與山林霧氣一同呼吸，看得更遠更深，甚至到未來、到過去。」

「我們都是嗎？」

「大風暴有不同的智慧，祖靈之霧選中不同的使者，做不同的事情。」

「你呢？」

喇咻看著火焰靜默一陣子，家屋外的雨聲持續，她緩緩地說：「我的使命是在河谷，拉住跑進濃霧回來的人，告訴他們怎麼觀看，怎麼記得。」

「為什麼呢？」

「第一次穿越莽原的霧，我看到河谷，我看到河谷有孩子，而我沒有拉住她。」喇咻的聲音緩緩之中帶著痛苦。嗎喧想起來了，噁噁說過姑母曾有一個孩子，現在若是活著，已經可以成家了。

「所以你才住在河谷嗎？」

「我很久之後才知道祖靈之霧給我的消息，是要我教導這些孩子認識祖靈之霧。」

「我看到部落獵人獵殺自己的兄弟，我看到大水來到、咿吧不見，這就是祖靈之霧給我的消息？」

「你好好想想第一次看到的霧，雨神會給你很多時間。」

「那第二次呢？咿吧呢？」

「很多人看到大水。」喇咻突然說：「雨神的日子結束後，來河谷吧，我帶你觀看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大水來過這裡很多次，總會帶走一些東西。」喇咻看著嗎喧的眼睛，說道：「也許，第二次穿越莽原的霧，不是咿吧陪你去的，而是你陪咿吧，那隻獵犬才是被祖靈之霧選中的使者。」

嗎喧聽完這句，久久不說話，她也猜過這種可能，但是由喇咻說出來，好像就會變成真的。

之後兩人就沒有再說話，只剩下雨聲落在他里霧的聲音，嗎喧覺得好像有巨大的水滴壓住自己的家屋，自己被壓得難受，於是天亮雨聲變小的時候，嗎喧悄悄逃離自己的家屋。

雨神的日子裡，不間斷的雨將引起大水，莽原被雨霧籠罩，那時候不適合接近憤怒的母河，被大水和大霧帶走的東西就是被帶走了，也許有一天它會再次降在河谷，但你不該奢望。

他里霧的母河來自霧中大湖的水，經過幾個轉彎之後，連接到大河，往太陽落下的地方就是大海了。

嗎喧站在母河連接大河的地方，雨滴急促打在河面，看著漲起的混濁河水，她想起自己所丟失的東西：家屋裡的阿爸阿媽、消失在莽原的獵犬，她想起老人在昏暗的家屋篝火說著：所有消失的東西都會回到霧裡。霧裡有黑犬奔跑，有星星落下，大水再起。

河邊的紫色花朵被雨水打得稀碎，但雨後又會冒出新生茂盛的紫色。

嗎喧拉緊結草雨衣，轉身跑回他里霧，她的確不應該憤怒，阿爸說過，山林之神感受到你的憤怒，你要放鬆，讓自己像樹一樣呼吸，傾聽鳥群和雲霧，你會等到鹿群的。

進到他里霧，雨已經變得很細了，天色還是亮的，嗎喧在不同的家屋遊走。

「聽說斗六門有一個麻達很厲害，年紀很小但已經學會好幾種鳥族語言，作為鳥占，他知道太多事情森林裡的事情了，鹿群總有一天會被霧中的惡靈誘惑，全部跑過界河，他里霧就沒有鹿群了。」嗎喧聽到瞭望台上的部落男人竊竊低語。

「雨停之後，必須到霧中大湖一趟，問問喇啼巫師霧中看到的消息。」部落最老的老人喃喃自語。

「這次的雨神停留太久了，母河淹過好多土地，莽原成為沼澤，疫病很快又會來的。」巫醫老人看著雨低落茅草尾端，屋簷底下已經形成一條小河。

「大雨停下之後，你要快點出發，做一條竹筏沿著大河去海邊，追著烏魚的異族人會聚集在那裏，要搶在其他人還沒到之前，換最好的鐵器回來。」部落鐵匠低聲向學徒命令。

「你看這些珠子的顏色多漂亮，這是我在大尖山前面都沒看過的顏色，好像晚上的紅色星星，又沒有那麼紅，偷偷跟你說，這是上次跟阿爸去諸羅山，有人送給我的，聽說來自比諸羅山更遠的地方，好多條河以外的地方。」部落女孩在織布機前嘻笑，偷偷交換一顆琉璃珠的橙色亮光。

「雨停之後，孩子你要好好表現，獵更多的鹿，他里霧的女孩才會願意與你牽手，千萬不要打壞主意，讓其他河以外的女孩勾走你的魂，尤其是斗六門！孩子你要留在他里霧，做他里霧的獵人，生更多強壯的孩子，讓家屋的篝火不會熄滅。」一個家屋的阿母叨叨念念，背景伴隨著狗吠的叫聲。

最後嗎喧來到麻達大屋，她曾以為和嘛哩、噠嘯組成的三人小隊，會這樣開心地奔跑下去，當她轉身突然發現，他們已經到了必須離開麻達大屋的時候，找到牽手有一個家屋，成為他里霧的一員，讓他里霧雄壯。但是霧中的夢境、玉石的震動，好像為她指著另一條路。

嗎喧在部落遊蕩，雨大之後便回到家屋，在雨聲昏沉之中，吃了點東西便睡著了。她好像生病了，幾天之間，在反覆夢醒之間，她又看到大水、火光和呷吧，喇啼的聲音在耳朵旁邊低語，她說孩子不要去得太遠，你用力看到一切，然後把消息帶回來，我們是把消息帶回來的使者。

嗎喧在一個雨聲漸小的清晨醒來，身體已經不再發熱，空氣濕濕的但不冷了。

家屋沒有老人喇啼的身影，也沒有呷吧，她總想著呷吧有一天會突然出現，像往常一樣窩在她的身邊。

嗎喧離開家屋，走去部落中心的麻達大屋，沿路上她看到他里霧的人們走出家屋嘮叨著下雨帶來的損失，低語著大水末日是否即將來到，議論著斗六門減少祭品的事情，而比嗎喧小的幾個孩子，正開心地採水窪玩耍。

嗎喧走著，覺得自己像霧，經過每個人，他們卻不理會她，悄悄說著自己的話。

「昨天雨神最生氣的時候，有個人扛著獵物回來了，你猜是誰？嘛吵家的嘛哩！」

「他獵到紅山豬了，他比斗六門搶先獵到大尖山的紅山豬！」

「要等到紅色獠牙掛出來才知道，一定是的，這次我們總比斗六門贏了！」

嗎喧走著走著，雨勢又變大了，她下意識往嘛吵的家屋走，那是靠近麻達大屋旁邊的高屋，門板上畫著兩隻眼睛，那是嘛吵老獵人的標誌，敏銳的眼睛看得見山頭的公鹿抬起頭。

嗎喧為了躲雨窩進茅草屋簷的一角，正好看到家屋中間那頭巨大的紅山豬，精壯猙獰，紅鬃毛十分顯眼，看起來跟老人說的故事一樣，大尖山祖靈降下的紅山豬，狡猾勇猛，專門考驗年輕的獵人。

嗎喧的眼睛卻看著另一個跪在紅山豬旁邊的男孩，嘛哩渾身是血，血色中混著紅棕毛，可見他與紅山豬纏鬥很久，他的手還顫抖著。嘛哩的祖父，老獵人嘛吵在嘛哩耳邊低語，嗎喧沒聽清楚他說什麼，猜想那是家族的祝禱，她只是一直看著嘛哩，她感覺到嘛哩的興奮，那是他第一次殺死比自己大兩倍的獵物，也像是殺死自己。

嘛吵念完祝禱，將一桶水淋在嘛哩身上，水沖去身上的血跡，露出胸前的傷口，就在右肩，像是粗黑的網紋。嘛吵拿起刺青的用具，說道：「他里霧的嘛哩，你用紅山豬的靈魂換到你的榮譽，乘風飛翔的飛鳥幫助你，牠的靈魂將停在你的胸口。」嘛哩順著老人的話語，在家屋中間躺下，就在紅山豬旁邊。

老人開始在嘛哩的胸口上刺青，嘛哩的表情痛苦但驕傲，抓起頭巾咬著。

嗎喧就在茅草屋簷中，靜靜看著，雨聲漸大，燒著刺青棒的火焰，家屋中間有一股蒸騰的氣，像是一團溫熱的霧氣，帶著血腥氣味。

刺青形狀漸漸成形，那是一隻飛鳥，和嗎喧夢境裡的飛鳥一樣飛翔。

◆河海的霧

雨聲間歇，大概過了十五個太陽日的雨，久到家屋鋪地的茅草都冒出了青綠色的新芽。

「獵殺兄弟姊妹的人，將會受到惡靈詛咒嗎？」

「祖靈之霧告訴我們，必須保護霧中兄弟。」

「如果……」嗎喧看著雨滴緩緩從茅草底端落下，撥弄著茅草上新生的綠色葉子，緩慢地說：「如果我知道是誰未來會成為獵殺首領的人，該怎麼做？」

「我們什麼都不做。」喇咻緩緩地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雨停之後，我們去河谷吧。」

這些日子相處下來，嗎喧已經十分了解喇咻，她不願繼續的話題，怎麼問也問不下去。於是那幾夜，她的夢裡除了呷吧，還有嘛哩奔跑的樣子，手拿獵刀，劃出血霧，變成一隻飛鳥，停在他的胸口。

直到太陽完全照耀大尖山的那一天，喇佈宣布兩神的日子已經結束了，於是嗎暄跟著喇佈回去河谷。她們走得很慢，喇佈衰老的身子因為兩神壘罩而痠痛，嗎暄扶著她慢慢走著，穿越雙生樹，穿過山林，往大尖山下的霧中大湖走去。

經過雙生樹的路上，嗎暄再次問：「如果我知道誰是獵殺霧中兄弟的人，為什麼不說不做？」

「就像我們不知道祖靈之霧的全部，我們只看得到前面的霧。」

「鳥占巫師的教誨，要我們拉住準備掉落懸崖的人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下面是懸崖？你又怎麼知道拿刀的人是好的，還是壞的？」

嗎暄靜默，喇佈繼續說：「他里霧的嗎暄，向祖靈之霧學習，所有會發生的事情，都會發生，你會知道你的使命的。」

「那你的使命呢？」

「我的使命就在路上，我們先去大湖，再去河谷的屋子。」

山路開始變得崎嶇，嗎暄清理樹枝和避開泥濘，兩人的對話也少了，只剩山林的聲音。

她們經過沒有霧的霧中大湖，在大人的故事裡這裡是祖靈之霧首次降落的地方，在情人的故事裡這是大尖山的眼淚。鯨骨之門在陽光下清晰閃爍，連日的大雨將鯨骨上的土塊沖刷下來，灰白的骨頭在陽光下隱隱閃著紫色光芒。



圖 2 霧中大湖與大尖山

兩人在鯨骨之門前，做了一個簡短的祝禱，就繼續往河谷方向走去。

「你出現的時候，代表我的生命延續。」喇咻突然說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祖靈之霧的使者越來越少，可以看到的人越來越少，也許代表我們越來越近了，大水就快來了。」

「什麼大水？雨神還是風暴神？」

「那是比雨神和風暴神更為壯大的末日之神，它將摧毀一切，部落、家屋、竹林、水鹿、竹林、雙生樹都會被吞沒，一些都會沒有。」

「那是你奔跑看見的大水嗎？」

「那是我們一起看見的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今天晚上開始，你好好地睡著，好好地作夢，認真看著。」

後來喇咻沒有再說話，埋頭邁步向前，夕陽的餘光之中，山林的葉子閃爍，充滿歸巢鳥族的叫聲，前面就是河谷了。大雨過後，在沒有霧的傍晚，她們又回到霧中河谷了。

抵達河谷的前幾天，她和喇咻都在整理那間埋在山縫中的家屋，替換茅草，重新點起家屋的篝火，嗎喧在天黑入睡，做好長的夢，夢中有火光、有胸口的飛鳥、有奔跑的咿吧。

雨神過後的日子滿是陽光，太陽之神持續照射好幾天，沒有雲，有時甚至沒有風，河谷之間很是安靜，河水慢慢退去，露出灰色的石頭，那是在嗎喧第一次醒來的地方。

那一天，在太陽慢慢落下的時候，蟲族的聲音漸漸小了，鳥族歌唱，打完一桶水的嗎喧決定躺下來。石頭曬熱了，鳥族說著該歸巢了，遠方的夜鶯就要出現獵食了。山林的聲音中，依舊沒有咿吧的消息。

「他里霧的嗎喧，來吧。」喇咻的聲音突然出現，像是嗎喧第一次遇到她的樣子，隱身在樹蔭底下。

嗎喧撐起身子，喇咻已經往河谷的方向緩緩走去，嗎喧趕緊跟了上去。

河谷沐浴在陽光之中，河水像是一把獵刀切開石壁，喇咻一層一層走到接近水的地方，沿著河水往上游走去，巍巍顛顛，嗎喧幾次想扶住她，她的身影都堅定得轉了一個彎，落下腳步，那是她非常熟悉的路徑。

最後，喇咻側身轉入一條石壁縫隙，嗎喧差一點就錯過了，隙縫很窄，她跟著喇咻手腳並用向上爬去，不用多久，前面豁然開朗，石壁縫隙的空間變成兩個人可以容身，而抬頭看上去，陽光斜斜照進來，嗎喧順著陽光照射的地方看去，她看到了河谷的畫。

「只有太陽神走到這個時候，才可以看到他們，這是祖靈之霧給我們的消息。」

河谷縫隙中，可以看到石牆往後延伸，而牆上很多幅畫，那是用樹葉粉和石頭粉畫上去的壁畫，往後延伸，喇咻站在其中，看著嗎喧，那眼神像是知道了一切，用一切抓住嗎喧的眼睛。

「這裡是觀看之眼，祖靈之霧選中的使者，從遠方回來，用樹葉和石頭的粉末紀錄的地方」

一眼望去，可以看見人影、房子、動物在陽光下閃閃發光，還有白色顏料畫的是大水淹沒，還有紅色顏料那是從雲豹喜歡的樹上採集的樹血汁液，那些在石頭上，像是火，也像是血。嗎喧站在那一幅最多紅色顏料的壁畫前面，看得出神。

嗎喧只看一眼就知道那幅畫的意思，那是疫病席捲部落的畫面，死去的屍體被火神親吻，而疫病來過的屋子被燒毀，那些火光在她眼裡就是血的樣子。就是那一場疫病，帶走她的父母。

「你們看到了。」嗎喧低聲說，感到眼淚突然滑落，問道：「那為什麼還是發生了？」

「該來的，還是會來，所以我們召喚火神阻斷疫病之神。」

「你們看到了，為什麼？」嗎喧的淚水持續落下，她想到那一夜焚燒的家屋和氣味。

走在前頭的喇哞停下腳步，但沒有回頭，用一貫冷靜的語氣慢慢地說：「那是我第二次跑到霧中看到的畫面，疫病之神會來到部落，帶走一些人，也包含我的孩子，我看到了，但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看到了，為什麼還是？」

「祖靈之霧讓我看到，讓我召喚火焰之神，阻止疫病之神像下雨過後的草一樣生長，我點了第一把火，在那時候成為烏占巫師。你也知道，那一場大火之後。」

嗎喧接著說：「疫病就消失了。」

「他里霧的嗎喧，來吧，太陽快要離開河谷了。」喇哞向她招手。

嗎喧擦掉眼角的淚水，快步上前。

喇哞要她看著，那幾幅畫，母河淹沒部落、風暴神壟罩雙生樹、人們奔離大水，許多次大水，那是比嗎喧經歷過的兩神日子還要大的大水，像是她在霧中看到的那樣，但又不太一樣，畫中有時候畫著天空那顆紅星，有時候是巨大的捲雲，那看起來是不同場大水。

「大水來了，祖靈之霧歌唱中的大水末日，要來把我們帶回大海。」喇哞指著那一幅暗夜裡大水襲來的畫，那個黑夜使用河谷石頭粉的顏料，最後的陽光照在上面，閃爍著細細的紫色亮光，喇哞慢慢說道：「我們至少看到三次大水來了，每一次大水都摧毀一切。」

嗎喧的手指也隨著喇哞的目光，幾乎接觸到那暗夜上面的紫光，但陽光走得太快了，突然一下子暗了下來。

「每一次大水都摧毀一切。」喇哞帶著嗎喧繼續跟著陽光走，繼續說：「但我們還看得到下一次，那表示他里霧人還是活下來了。」

她們走到石壁做畫的盡頭，後面還有空間，似乎是要留給下一個人的。

「祖靈之霧的使者，要讓他里霧活下來。」

喇哞示意那個空下來的空間，陽光走在上面，喇哞指著嗎喧胸前的玉石說道：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拿到玉石，你被祖靈之霧選中，並且，你跳下大湖，努力抓住湖水裡的魂石，你已經是觀看之眼的一部分了。」

嗎喧在河谷待了一個月亮的時間，也畫下了自己的夢境，每天早上固定與平原的鳥族溝通，也數次從大湖順流而下，再次奔跑回山上，尋找咿吧，總是失落。

嗎喧完成她的畫：大水淹上來平原，山林沒有樹木，咿吧和她在當中奔跑。

是夜，她的身體流血了，她感到跟山裡悶熱的暗夜一樣的疼痛。

日子炎熱，在一次風暴神來臨的日子，嗎喧和喇哖回到家屋，躲避風暴神。

嘛哩來到她的家屋前，大概有兩個月不見，嗎喧覺得嘛哩十分陌生，他現在是個男人了，胸口上有著飛鳥紋的獵人，雨打在他稜角分明的臉上。

嗎喧回頭，喇哖不知道在甚麼時候已經走離，她知道那是給自己做決定。

回來部落時候，她已經聽說嘛哩拿到了走鏢比賽的勝利紅標，確實是像風一樣快的嘛哩，他的名字出現在許多女孩的口中，她們都希望嘛哩來到她的家屋窗前，為她們唱歌。嗎喧發覺自己這樣想的時候，內心沒有風吹過，她看著嘛哩，以前她會輕鬆調侃他，現在他們好像很遙遠了。

為什麼會變成現在的樣子，他們就像嘛哩說過的，原本在霧中是一起的兄弟，走出霧中就是兩個人了。

「嗎喧，你回來了。」

嗎喧坐在家屋二樓的窗門口，點點頭；而嘛哩就站在樓梯下面，不過多幾步的距離。

「你把頭髮梳起來了。」

那意味著女孩可以成為母親，部落的男孩可以為她歌唱，詢問牽手。

「你把飛鳥刺在身上了。」嗎喧避開自己的話題，比起那些，她更想知道為什麼嘛哩會有那樣的未來。

「我會成為他里霧最好的獵人，守衛這裡，保衛他里霧的獵場。」嘛哩說道：「我們一起在雙生樹下說過的，不是嗎？」

嗎喧記得，她和嘛哩賽跑到雙生樹，當然還有呷吧，最後是呷吧贏了。黑色的獵犬，她的夥伴。

嗎喧轉身，咬牙忍住不讓眼角的淚落下來，壓住喉嚨的躁動，說道：「嘛哩，我不能跟你一起奔跑了，我會成為鳥占巫師的使者，學習看見霧中的消息，我會把家屋還給部落，也許這裡會成為你的家屋。」

「為什麼？為什麼你突然就不是嗎喧了？」

「我是他里霧的嗎喧，他里霧的鳥占。」嗎喧用此生最為冷靜的聲音，說道：「嘛哩，你會是他里霧最好的獵人，記得不要把獵刀對著自己的兄弟。」

風暴神離開大尖山，嗎喧跟鳥族差不多時候跑出山林，小巧的綠繡眼在樹間飛跳，而嗎喧在莽原上奔跑，沒有呷吧，沒有嘛哩和嚙嚙。

嗎喧跑過雙生樹，往大尖山的方向奔跑，向上、向上，攀上峭壁，雨後天氣清朗，她要望最後一眼，平原是否有呷吧的身影，她要召喚初醒的鳥類為她傳遞訊息。嗎喧窩在峭壁上的一個獵鷹曾經駐足的角落，不遠處山上的泉水形成限定的瀑布，而水傾瀉而下的遠方，可以望見一切，從群山而來的河水流過他里霧、斗六門、華武壟、柴裡、打貓、諸羅山，河水消失在太陽落下的地方。

風暴神的大雨大風將一切清洗得非常乾淨、清晰，雙生樹附近有鹿群探出頭，五色羽毛的鳥群在斗六門聚集，打貓人的雞群跑出圍籠，華武壟人正在整修房子。一切回復生機，四處都是鳥群的聲響，但沒有她要的消息，呷吧的聲音消失了。

嗎喧要看最後一眼自己曾經與呷吧、麻哩、嚙嚙並肩奔跑的平原，她就會下定決心，成為祖靈之霧的使者，這個使者將過著與他里霧的男人女人不一樣的人生。最後平原為她帶來新的聲響，那是全新沒有聽過的聲音，從遙遠的大海那邊傳過來。

大山之上，穿過莽原的雲霧，她看到從沒見過的大船靠近大河與大海相連的地方。